

饒宗頤

二十世紀學術文集

饒宗頤自題



饒宗頤

二十世紀學術文集

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 = Collected Works of Jao Tsung-I
/ 饒宗頤作；《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編輯委員會主
編。-- 初版。-- 臺北市：新文豐，民 92

冊； 公分

ISBN 957-17-1988-9（全套：精裝）

1. 學術思想—中國—叢書

112.08

92016820

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

Collected Works of Jao Tsung-I

第四冊 二卷

甲骨（下）

全二十冊

作 者	饒宗頤
主 編	《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編輯委員會
執行編輯	單周堯 何廣棧 鄧偉雄 蘇芳玉
責任校對	陳偉湛
美術設計	雷雨
	柏羽電腦排版有限公司
發行人	高本釗
發行及	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所	臺北市雙園街 96 號
	TEL: (02) 23088624
	(02) 23415293-4
	FAX: (02) 23023870
	(02) 23568076
	網址：www.swfc.com.tw
	E-mail：sales@swfc.com.tw
登記證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第 0649 號
初 版	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十月
定 價	新臺幣 32,000 元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如有破損 歡迎退換）

ISBN 957-17-1988-9 08000000（全套：精裝）

08000004（精：第 4 冊）

卷二 甲骨 目錄

殷代貞卜人物／一

甲骨集林／一三六三

甲
骨
集
林

目錄

略談甲骨文與龜卜／一三六九

說筮——甲骨文中數字卦象問題／一三七八

如何進一步精讀甲骨刻辭和認識「卜辭文學」——附說「𠩺」／一三八八

甲骨文之天文氣象／一四〇三

殷卜辭所見星象與二十八宿諸問題／一四一七

江西新淦商代遺物有關地理考證／一四四八

甲骨文地名與方國／一四五九

論殷代之職官、爵、姓／一四九七

論殷代田獵及夷方地理／一五三五

貞人問題與坑位／一五七〇

卜辭「澤」即漾水、漢水說／一五八九

甲骨文中的冉駹／一五九四

卜辭中之危方與興方／一六〇〇

釋「𠩺」與瞽宗／一六〇九

說河宗／一六一八

殷上甲微作湯（饑）考／一六二六

釋紀時之奇字：𠂔、暴與𠂔（執）／一六三六

從宋國銅器銘辭談殷「天乙唐」之名號／一六四六

由《尚書》「余弗子」論殷代爲婦子卜命名之禮俗／一六五五

婦好墓銅器玉器所見氏姓方國小考／一六五九

邢台西周甲骨與《爾雅》合證／一六七二

華南史前遺存與殷虛文化／一六七五

關於殷代至日之討論／一六八四

明嘉靖汪諒本《史記·殷本紀》跋——兼論商殷之總年／一六九八

《商殷帝王本紀》序／一七〇五

評《小屯乙編》下輯／一七一一

《日本所見甲骨錄》自序／一七二七

《巴黎所見甲骨錄》自序／一七五九

《歐美亞所見甲骨錄存》序／一七六〇

海外甲骨錄遺／一七六二

棧齋甲骨展覽序／一八三三

《甲骨續存補編》序／一八三九

《甲骨文獻集成》序／一八四一

甲骨文斷想／一八四四

《新編甲骨文字形總表》序／一八四九

韓文譯本《殷代貞卜人物通考》序／一八五一

略談甲骨文與龜卜

甲骨文是刻在烏龜甲殼和牛肩胛骨上的古文字，因此稱為「甲骨文」，自清末發現甲骨文到現在，恰好是九十年了。起初刻有文字的龜甲和牛骨被農民從土裡翻出時，並沒有人認識它的價值，因此胡亂稱為「龍骨」，當作藥材出賣，每斤只值制錢六文。後來古董商發現這些「龍骨」上面鏤刻有文字，拿到北京出售，這才引起金石家的注意。

當時王懿榮對此大感興趣，出高價收購，頓時使之身價百倍。由一八九九至一九〇〇僅一年之間他就收集了一千五百多片甲骨。不久八國聯軍進入北京，當時被委為「團練大臣」的王懿榮投井自盡。這批甲骨由他的後人轉讓給另一位學者和小說家劉鶚（《老殘遊記》的作者）。一九〇三年，劉鶚把藏品中精選出來的一千多片甲骨整理拓印而成《鐵雲藏龜》。在這書中他第一次指出，甲骨文是商代，即三千多年之前，用「刀筆」所刻出來的文字。

事實上，龜甲文無疑可算是我國最古老的文字。最近河南舞陽縣賈湖新石器時代遺址出土了完整的一塊龜甲和二件殘片，上面各刻有三個符號，一個已辨認出來是「目」字（圖一）。據碳十四方法測定，這些龜甲距今已有七、八千年之久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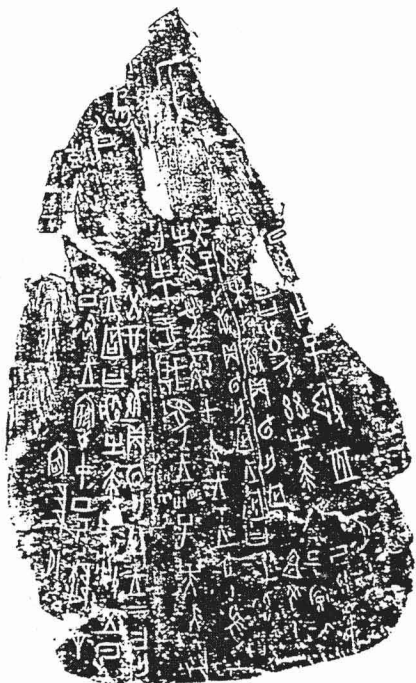
在早期，已知的甲骨出土地點只有河南安陽縣的洹水地區。一九二八年中國第一個國立學術研究機構中央研究院成立之後，它轄下的「歷史語言研究所」就派出了一個由李濟、董作賓等學者率領的

考古隊到小屯村，去進行大規模的發掘工作。從一九二八到一九三七年的十年之間，他們一共發掘了十五次（三次沒有甲骨），前後一共獲得二萬四千九百十八片有文字的甲骨，收穫是非常之豐富的。這批甲骨目前都仍保存在臺灣南港中研院的歷史語言研究所裡。一九四九年後，政府對考古學是非常重視和支持的。在一九七三年，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的安陽工作隊又在小屯村南地發現了第二批有字的甲骨，共四五八九片。在一九七七年至一九八二年間，陝西岐山鳳雛村發現了第三批甲骨，有字的，只共三〇三片。這一批數量雖然較少，但有兩個特點與以前發掘者不同。第一，它大體是屬於西周的，和以前完全屬於殷商的時代不同。第二，它的刻字筆畫極其纖細，大小只有〇·一至〇·五公釐，和頭髮的粗細（一般是〇·〇九公釐直徑）相差不遠，因此大部分不能用肉眼辨察，也不能傳拓，只能在放大鏡下臨摹出來。

我們自此才知道，甲骨文並不是殷人的專利，在殷墟以外，還有其他地方有人利用甲骨書寫記錄，而且另有獨特辦法在堅硬的甲骨上刻鑿出細如毛髮的文字來。

西方學者第一個注意到甲骨文字的是美國長老會派駐山東濰縣的一個牧師，加拿大人明義士（James Mellon Menzies）。他一九一四年騎著老白馬往來於洹水南岸，搜求甲骨，一九一七年首先用摹寫方法出版《殷虛卜辭》，這是第一部外國人的甲骨文專著。他搜集的甲骨材料，大部分保存在多倫多皇家安大略博物館（Royal Ontario Museum），現在經學者整理拓印，已完全公布了。

近百年來，經過好幾輩學者的辛勤搜集、整理，對絕大部分出土的甲骨文有系統地加以結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所編的十三巨冊《甲骨文合集》（二），所收的甲骨文達四一九五六片之多。關於現存甲骨文的總數，有人曾說有十萬片之多，是不是誇大之辭？我們把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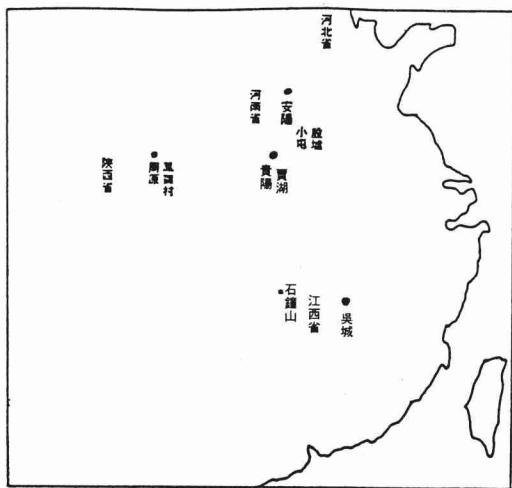
圖一 武丁時期的甲骨文（取自郭沫若主編《甲骨文合集》）

有散存各處的材料點算一下，合起來不過五萬片左右，例如姚孝遂和肖丁兩位先生最近所出版的《殷墟甲骨刻辭摹釋總集》（二），序文裡提到所收的甲骨文數字，除去重複者外，就只有五二四八六片。這是最近總結的數目。有的著作說據統計已發現的甲骨有二十萬片。倘若這是指刻有文字的甲骨而言，那實在是毫無實據，不可相信的。

根據史書記載，商朝早期因為河患，經常遷都，但後期的商王盤庚在公元前十四世紀左右遷「殷」之後，直至紂王亡國為止，前後二百七十多年間，就沒有再遷都了。其實，甲骨出土最多的安陽小屯村，正就是殷王都的遺址，《史記》上稱之為「殷虛」。由於許多學者的小心考證、研究，我們現在知道小屯甲骨文是商代專門官吏為王室占卜或舉行祭典或記載入貢後所留下的記錄，而文中所刻商王和他們的先祖（所謂先公、先王）的名號和《史記·殷本紀》的記載逐一比較，絕大部分都是吻合的。由於甲骨文就是商朝的原始檔案，所以它不但為商朝的歷史提供了最可靠的第一手資料，展

〔一〕中華書局，一九七八至一九八三年間出版。

〔二〕中華書局，一九八八年。



圖二 甲骨出土地點簡圖

開了上古史的一個新領域，而且同時是中國早期語言、文字最確切的記錄。中國歷來自認為有五千年文化，但周朝以前的歷史、文物，孔子在他的時代已經覺得太久遠，有文獻不足徵之歎。自從有甲骨文的發現和研究，證實了傳世殷史是相當可靠的，同時也為我們提供了大量殷社會、殷文化的素材。「甲骨學」這一門已經確立的專門學問，正式把中國文化向前古拓展了整整五、六個世紀。

前些時期，甲骨學者研究的結論，認為「在龍山文化的時代裡，人們只用骨卜，不用龜卜。到了殷商時代，除了用大量獸骨來占卜以外，還用大量的龜甲」^(三)。現在這一說

法是應該加以修正了。目前考古的新材料告訴我們，遼寧紅山文化出土人骨雙手各握一玉龜，龜的使與龜的信仰，應再推前。在七八千年前裴李崗文化的賈湖遺址已有契刻符號的整龜出土，另外，五千年前新石器時代文化的安徽含山縣凌家灘遺址又發見有玉龜，背甲與腹甲兩部分俱全，通體琢磨很細緻，有一件長方形的玉片夾在龜的腹、背甲之中間。玉片上面刻劃小點，四周有小圓圈穿孔看來像河圖、洛書數字排列的形狀，這種用玉琢磨的龜甲來放置「河圖玉版」，說明五千年前的哲人們對於

〔三〕張秉權《甲骨文發現與骨卜習慣的考證》，《中國上古史》第二本，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頁四三—九八。

「數術」掌握的深度^{〔四〕}，而玉龜且剖分成腹甲與背甲，證明殷人攻治龜甲的技術是遠有所受，和含山文化是相銜接的。

過去討論殷商文化的來源，一向注意到大汶口墓葬和江蘇邳縣的劉林、大墩子各地出土的龜甲，上面有塗朱、穿孔以及腹、背甲共出的現象^{〔五〕}。今觀賈湖的完整龜甲放在墓主的頭部，含山的玉龜置於死者的胸部，可能暗示著某種宗教意義。含山與大汶口文化一脈相承，令人吃驚的是「龜卜文化」^{〔六〕}在吾國的精神史上是多麼源遠而流長呢！

古代大龜是南方的貢品。《尚書·禹貢》說：「九江入錫大龜」。殷代貢龜最多的數目可至五百（《乙編》四五一九：「雀入五百。」）從甲骨文資料可以看到殷人對於龜的知識，非常豐富。試舉出一些例子：

獻龜 字寫作「鬲龜」。《逸周書》：「神龜為獻。」（圖三）

習龜卜 習卜即是襲卜。指用不同方法去重複進行占卜。向來說「卜不習，吉。」

又有不少龜的不同名目，像：

鼈（鼈）

〔四〕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含山凌家灘新石器時代墓地發掘簡報》，《文物》一九八九年第四期，頁一九、三〇；又參看卷一拙作《未有文字以前表示「方位」與「數理關係」的玉版——含山出土玉版小論》。

〔五〕張光直《中國青銅時代》，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一九八二年，頁四二。

〔六〕凌純聲《中國古代龜祭文化》，《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第三二期，一九七一年，頁一一。

龜、靈龜即是靈龜。司馬光《類篇》：「黃龜，龜名。」古時區別龜為十類（《爾雅》），其中一種叫做靈龜。靈即靈龜的合文，龜字從雨，或即是靈的簡體。

龜（龜） 或即鼈字（陳夢家說），卜辭有一條很有趣的記載：

……允至。以龜：龜八，鼈五百十。四月

來指入貢，此片記入貢的龜，靈龜（圖四）只有八隻，鼈竟有五百一十隻，可見龜是很受人珍視的。

卜辭又有地名曰鼈，人名伯爵的而（師）伯鼈（圖五）。鼈字有時作為祭祀對象與伊尹在一起稱為鼈示（宗），有人讀作舅宗。這些從龜的僻字，許多根本是不見於後來的字書的！龜甲用於占卜，要用火來燒灼，使其現出裂紋的兆，然後去辨別吉凶。龜卜和骨卜是二件事。有關骨卜的問題以後再談。龜甲主要使用背甲和腹甲，為便於燒灼呈兆，必須先進行鑽、鑿。自從中央研究院於小屯村進行多次發掘，出土大量的完整背、腹甲，對於鑽鑿的穴數、形狀、長寬的式樣，與甲橋的狀況以至剝削、鋸痕等等都可作詳細的觀察和比較，劉淵臨曾把保存在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腹、背甲上政治技術的痕跡有關資料製成圖表，真是極可靠的材料，他的結論是這樣的〔七〕：

殷 早期 材料：腹、背甲。

〔七〕劉淵臨《卜用甲骨上政治技術的痕跡之研究》，臺北：國立編譯館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一九八四年。

鑽、鑿並用。鑿深淺合用，作短小形。甲橋自然折斷，用刀削（圖六）。
晚期 材料同前。

有鑿無鑽。鑿深淺亦合用，但作長大形；有單鑿，作長肥形。

甲橋削製，鋸製。

西周 材料同，攻治用剗削。

龜作方形鑿（圓孔極少）。

無鑽（圖七）。

周原龜甲最突出的是作方鑿，和殷後期的長鑿完全兩樣。從《周髀算經》我們可了解周人對方、圓觀念如何配合地與天，這樣的思想非常顯著。以圖示天，而方來表地。坤卦以「直方大」取義，他們是否以方鑿取象於地？可惜資料過少，尚待研究。

曾經有人利用鑽鑿形狀作為斷代的依據，舉出五大類。其第一期是圓鑿大並包攝長鑿，如①之狀，第三期是長鑿旁有半圓圓鑿，如②，第五期只有長鑿。晚期有鑿無鑽，與劉說頗合〔八〕。鑽鑿的重要性成為研究甲骨一個項目。

周開國之初，「爰始爰謀，爰契我龜。」對龜卜仍極重視。故《大誥》說「寧王（文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結句亦說：「天命不僭，卜陳惟若茲。」這一篇當是說龜卜，周初期制度，仍是因於殷禮的。

〔八〕許進雄《甲骨上鑽鑿形態的研究》。

附記

新石器時代卜龜文化，始於裴李崗墓葬。最早卜骨見于富河溝門遺址和甘肅武山傅家門的馬家窯文化，使用鹿或羊的肩胛骨。有關問題可看張忠培《窺探凌家灘墓墓地》一文，見《凌家灘玉器》編末，二〇〇〇年，北京。

四川亦有占卜龜甲出土，十二橋文化青羊宮均有之。成都金沙遺址出土十餘片。一件巨龜甲，長達五十九公分，鑽灼兼呈兆，為目前所知最大卜甲。附記於此。